

单向街

郝继文 著



当代艺术作品集
HEJIANWEN CONJIANWEN CONJIANWEN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单向街

郝继文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单向街 / 郝继文著. -- 太原 :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5. 11

(介休当代艺文丛稿 / 郝继文主编)
ISBN 978-7-203-09190-5

I. ①单… II. ①郝… III. ①汉字—书法—文集
IV. ①J29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32396号

单向街

主 编：郝继文

责任编辑：武 静

出 版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030012

发行营销：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4922127（传真）

天猫官网：<http://sxrmcbs.tmall.com> 电话：0351—4922159

E - mail：sxskecb@163.com 发行部

sxske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www.sxskecb.com

经 销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山西基因印刷服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16.625

字 数：500千字

印 数：1—2000套

版 次：2015年11月 第1版

版 次：2015年11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03-09190-5

定 价：82.00元（全5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郝继文 别署祈庐。1969年12月生，山西省介休市人，供职于介休市政协，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书法从颜真卿《勤礼碑》入手，遍学诸家。尤于米芾丛帖、二王行草、怀素小草浸淫日久；隶书学《曹全》、《石门颂》。旁涉篆刻，自明清流派印入而上溯秦汉之源，擅冲刀，所作有书卷气息，归于雅正。作品及理论文章除参加各类展览外，散见于《书法》、《书法报》、《中国篆刻》等。

吴定元 | 总序

文史资料工作是人民政协独具特色的经常性、基础性的工作。它在介休政协发展历程中,围绕“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社会功能,积极工作,勇于探索,取得了丰硕成果,为社会文化建设,以及统一战线和政协事业发展贡献了力量。截至今天,《介休文史资料》已印行十二辑,颇受社会各界好评。近年来,不断进行突破,研求新的形式,分别编印了《介休政协志》和《介休历史文化丛书》,参加了《介休琉璃》的组稿与编辑,并交由山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配合著名人类学家乔健(介休籍)的讲学、调研,将中国人类学家对介休的研究成果合辑为《维护文化遗产,发展城市文化》论文集;由张志东同志勘拣材料、采访,与乔健先生多次沟通,撰成5万余字的《著名人类学家乔健》书稿,比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乔健口述史》早了一年,而且资料取舍自有其独特的价值。这些书稿的辑成对介休三贤文化研究、介休历史文化名城复兴以及介休区域人文的自觉建设与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014年以来,介休市委、市政府、市政协主动适应文化建设的需求,文史工作更加艰巨和全面。反映介休洪山窑的《介休陶瓷》正在组稿制作中,与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的文化合作研究成果也基本完成初稿;介休景点楹联经由中华诗

词网、中国书法家网全球征稿,所评审选用的稿件也将选编成印。同时,《介休近代艺文丛稿》《介休当代艺文丛稿》的出版印行,也是颇有意义的。

介休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约为 2600 余年,自北宋到当代,人才辈出,文艺鼎盛,而市志所传,限于体例,空列虚名,研究者往往无从着手;各种机构、个人的吉光片羽之藏,因条件局限,保护不得法,发扬更难。这次的编选首先是一次对文化遗产的抢救。我们充分发挥协调作用,取得市史志办、市文化局、市报社、市博物馆、市档案馆各部门的积极配合与支持,分拣资料,拍成图片,得上百种各类存稿,其中不乏如《桐柏生诗钞》这样的手抄孤本,又积极组织通于文史的学者、教师及各类研究者十余人参与了整理、标点、校对等各项工作,历时近两年而璧成此十数册。丛稿经历了同样的艰辛,取精用宏,更增加了组稿的难度,审编人员可谓呕心沥血。其中《李刚文献集》是已故书法名家李刚先生的作品与文章合集,并汇编了一些往来信函及其逝世后的纪念性文章。李刚生前名重全晋,所交皆一时俊彦,稿件编选时呈送山西书坛名家,均赞誉有加。

这套丛书是新时期文史工作的一个探索,而对于本土文献资料的保护和利用仅仅是掀开一角,其研究与传承仍有待于全社会的参与与支持,这应该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文史知识对增强本土文化的凝聚力,把握发展的内动力,提高人民生活的自豪感及幸福指数,功效莫大。如何将我们的文史工作进一步落到实处,利用好各种现代技术手段,提高工作效率,力求详实、新颖,将保存与传播相结合,完成一项项文化工程,形成城市的软实力,实现我们

的梦想,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课题,任重道远,期待我们一步步
践行。

(吴定元,介休市政协主席。)

卷首语

我还真是一“写字”的，这是从时间上算下来的。20年前中专毕业是练字的开始，再以前我的字是我的缺点的一部分。最近的20年来除去睡觉吃饭，写字大约要占到第三位，甚至可能应该比吃饭更多。当然，这并不表明我不食人间烟火，不结婚生子干活，而是说精力倾注，吃饭想着，扫地想着，走路想着。睡觉？有时也能梦到。所以我心中算计的结果令自己吃惊，“写字”这个活儿占去了我20余年生命的1/5强。当然，从事时长也不足以说明问题，处了一辈子，打了一辈子的多了去了。“爱”主要表现在耗神费时和用尽心机，20年来我的心眼在“写字”这方面绝对超过对情人与情敌的分量。我说我喜欢，或者说“爱”写字，其实内心自省，现在也就是个习惯。（我还会干别的吗？）当初有一阵子是莫名迷狂，有“勇猛精进”的力量，每年春节前后要挨家挨户骑着车子看春联，西街文具商店里有印刷的隶书挂画，我隔了玻璃把脸贴在门缝上看过不止一回。当时看见心仪的字浑身会战栗，腿脚挪不动的，有着青春期喜欢上女同学一颦一笑那种无名的牵肠挂肚之感。其实，那个时候是不太懂这门手艺的。现在呢，明白了许多却也视觉疲劳了，国展扔眼前也就那么回事了。

我现在也教学生，我料他们90%以上不会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因为少有迷恋者，社会也没给他们空间，只是给了他们机会而

已！诱惑多了去了，凭什么只是这个？

中国文化中有两件事非常不好，一件是不屑于技艺，板子要打孔子的屁股。虽然这老头本身精通六艺，却反对樊迟“学稼”，以为着眼点太低，不关心国家大事。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虽多而能，却形容以“贱”、“鄙”，有点知识青年下乡后回城的感觉，这直接导致了两千年来设计与制作分家。第二件事是伦理评价包容度太窄，什么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天地君亲师，束缚太过。从称谓上也能看出来，我们的哥哥、弟弟、姨姨、婶婶等需要用专门的尺牍指南工具书来说明，能产生专家，这都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衍生物，是历史长人物多的社会管理系统，想让各位各安其位，分定止争。这个约束系统其实是大于道德约束的，这个框架导致个人空间狭隘，所以稍隔一段就会有剧烈的震荡。20年来对书法的关注与思考，我想通了审美、哲学、伦理、政治间转换的微妙关系，觉得深受这两条传统的影响。第一条令我不能成为时下的一个专业书家，那些个制作让我内心觉得跌份。第二点让我老想着向书协献媚，满足他们的意图，膝盖都软了。

我的前一篇文字发表于《书法》杂志 2012 年第 12 期，双 12 啊，后来收到 200 元稿费。文章的字数是 3000 字，稿费是 200 元，而那个思考是 20 年，说明想法是不值钱的。

……

而今“写字”是门专业了，不懂得别瞎搅和。王朔说张艺谋是搞“装璜”的，奥运会牌子不知从哪找一写字的涂抹，太拙劣了，他的电影标题字幕都是一蹋糊涂，没有一个能看的，他的能力估计在组织运作方面，大多数电影导演比他有审美。谢晋的《鸦片战争》，

片头把《郑文公碑》字作成摩崖石刻的感觉，非常厚重；冯小刚运用最灵活，《唐山大地震》用二爨体，《夜宴》用小篆，《一九四二》用老宋体，《非诚勿扰》是花式美术字，这才相称。什么叫专业，懂得深层联系与匹配才叫专业，张艺谋太业余。

而专业化的书法界呈现出咄咄逼人的势头，院校生员全方位地覆盖到书坛，有着不知疲倦的精力，刻鹤图龙，一下子把名士化的传统操作、彰显文化底蕴的学术方式推挤出去，书法也走下神坛，平民化和世俗化了，最基础的表现：一是学者字不但少了书卷气，简直成了江湖气，当然更多的是根本不懂不会；二是江湖派的人也靠拢向流行化。我去河北沧州看过那儿的一个吴桥杂技表演，有一青年演练左右手互动画竹写字，那字竟是张继那个样子的。双向合流对社会发展也许是个好事，至少表示社会趋向是更加平民化，但这在传统文化血脉下寄生的书家看来是不能接受的，我的思考包含了这些，这也是我的焦虑，希望能有一些共鸣和互动。而有些相对成形的想法则只能待日后得闲时更进一步阐述了。

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胡为乎中路……

——《诗·邶风·式微》





云龙飞驾 天马行空

排 版：郭 鑫 任铁虹
校 对：罗 楠 武文峰 古艾娜 魏永轩
文耀辉 郭文照 高 玮
文字录入：安晓俊



目 录

CONTENTS

张颌作字醇而雅	1
书林缀叶	6
错字写成的书法史	40
深层结构——我临“曹全碑”的心得	45
对话怀仁——集王《圣教序》的临法	47
书法中的“赏、临、论、创”	50
书法谜城——2006年个展序	58
学印闲言	59
介休书家的斋名与闲章	64
印诂无源·回看石破天惊处	69
“京石”永寿	73
悬之酒肆——当代书法艺术的定位	85

张颌作字醇而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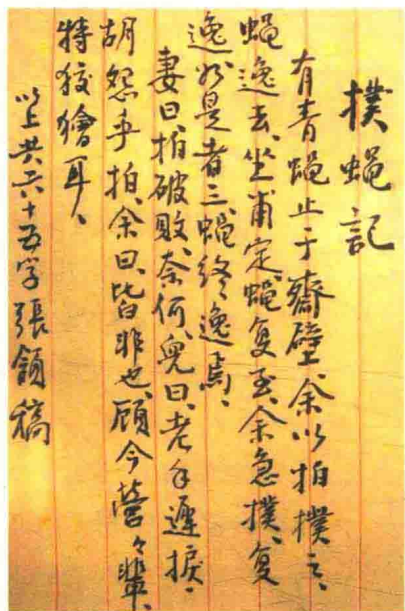
张颌先生照例说自己不是书法家，这是传统文化人的一个习惯态度。这个态度与其说是谦虚，倒不如说是风度，表现出他的举重若轻、不太屑于等等情绪。我们当然不会轻易相信他的话，所以由毛(守仁)主席命题，我竟敢答应下来，来说说张先生的书法。

在新缩编的《张颌传》中，我特意选取了他的一幅画油灯的小品，自题“孤檠秋雨夜初长，愿借丹心吐寸光。万古分明看简册，一生照耀付文章。”我觉得这是张颌先生的自我写照，关键字“孤檠、丹心、简册、文章”，“简册、文章”的推手即是他手书的文字。张先生应该是最后一代习惯于用毛笔书写的学者了，这是他和当代的书法家最明显的一个区别。他的书法创作中包含了更多实用的元素，这并不是说他没有审美，而是在审美追求上会呈现出一种相对平易的面目。他的篆书无论小篆、盟书、金文皆调整至正面示人，单字独立，各安本份，行楷也端方磊落，不温不火，而绝无草书，体现了学人之书的全部内涵。

张颌先生内心当然也有冲动激越的一面，有一幅用汉篆风格写成的自撰对联：“锣鼓传声，薄言吟咏；鲟胸放墨，得势挥毫。”对仗极工，上联自谦，而下联以鲟鱼(乌贼)喷墨来喻书写之致，真是一吐为快。我们从他屡次发表的《僚戈之歌》中能看到这般坚定自信、器宇昂扬的力量，诗是得意之作，事是志满之

获，偶露峥嵘，遂成绝品。

一般来讲，篆书原始，书写更接近于描画，学者性格拘谨，其弊则有酸腐呆笨之象，如容庚、商承祚。张颌无家学渊源，偶有村气，趋于俚俗之象，如他写赠文景明的对联：“金韭玉著，铁画银钩。”写给薛国喜的“为善最乐，有福读书。”皆描头画脚，粗浊不伦，说句也许不甚恰当的话，张颌先生虽然在古文字里滚爬了一辈子，反而是对篆书的笔法不甚精通，这并不是他才气不足、融通不力，而是民国时期的风气使然，试寻当时介邑中名手相校，或可冰释。这些不足，也同时呈现在他的篆刻作品中，如“不扫堂”三字竟拟空心线状，眩奇弄巧，过于民间化，非印



张颌小品《扑蝇记》

之正脉。李刚老师曾登门拜访张颌，谈起印象，说张老只问字之对错，而于印之审美无所建议。这个倾向，我们在读张文《“成皋承印”跋》中能够看到一斑，先质而后文，典型的学者思维。无意间张颌先生在做秦始皇“书同文”的工作。诗人气质的人则反是。当然，理想的状态是两者平衡协调一致，但这样两面兼顾，人的控制力达不到，所以秦制这种复杂严密的秩序瞬间崩溃，倒是依形布势、抓大放小比较妥帖。可惜这个分寸也不好把握，两年前我与南方的书家闲谈说到张颌，有些人礼貌地表示不懂，说看不懂他的篆书。

从《张颌传》中我们可以读到他学习书画印的时间长度，有老师引导的全身心学习仅仅不足一年，因此我们要惊服他的天才了。

我一直认为他最好的作品是行楷书，见诸偶然闲录的文字和题赠友人的小品，如特赠林鹏的“东园公赞”不但文词典雅，更兼笔墨性情，不衫不履，有老树著花之态。张林情谊深笃，所谓“感惠徇知”之作，情趣皆现。张先生的小行楷脱胎于欧阳询，行笔密实，转折内敛，兼能开合收放，极具自信，恨不能面询，我之所论可与张老之心得相合乎？

张颌精于《易》理，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其论“未济”；为林鹏的题赠释“蒙”；《传》中记述他于1978年11月长春中国古文字学术研讨会中为张政烺解围，谈“大衍”“小衍”。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会不会和他小时候给人家当伙计有关。因为平遥那个雷履泰连名字都从《易》来的，要不就是当时社会普及，张先生一生或许难免会参考这些思想去做事。这些思维会不会也反射